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与尼采的两性伦理思想

何华征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 昆明 650222)

【摘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对两性关系的本质及其道德内涵的科学揭示,用这种妇女观来审视尼采关于妇女的言论,我们发现,尼采的两性伦理思想,其实是资产阶级腐朽的男权至上主义;而对这种思想的批判,有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妇女观,促进人类的解放事业。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尼采;妇女观;两性伦理

【中图分类号】B5: D669.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16(2009)02-0053-04

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科学两性伦理思想的基础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根据男女两性关系可以判断出一个人的整个文明程度。^[1]在马克思主义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经典作家均对妇女问题曾有过许多重要的论述。马克思在《论离婚法草案》一文中,表达了他对两性婚姻家庭的想法,认为谁也没有被强迫去结婚,因此,任何人只要结了婚,那他就得服从婚姻法,而不能听从已婚者的任性随便离婚。因为那只是一种幸福主义的观点,仅仅想到两个人,而忘记了家庭。马克思认为这是不符合伦理要求的。^[2]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翔实地记载了当时英国工厂中妇女劳工的比重和重要作用,并为妇女的卑下地位而疾呼,认为对妇女的压迫会产生最严重的败坏道德的后果。^[3]妇女除了承担延续人类种族的重任外,还得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中担负起甚至高于男人的负荷,毋庸置疑,这是一种十分野蛮和非人道的行径。除此之外,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卖淫现象、资产阶级纯粹金钱关系的家庭婚姻状况等都有严厉的批判。

列宁在《资本主义与妇女》中认为,“只要雇

佣奴役制存在,卖淫现象也就必然存在,^[4]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的生存惨状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对资本主义的所谓“文明”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反动派的虚伪在妇女痛苦的呻吟中原形毕露。在1917年3月中旬的《告被俘同志书》中,列宁宣布,苏维埃男女都能享受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权。^[5]同年4月,他又进一步指出,不仅要吸引妇女独立地参加一般的政治生活,而且应当吸引她们参加经常的人人要担任的公务。^[6]列宁要实现的男女平等不仅仅是纸上的,而更应该是实际生活中的。斯大林在纪念女工和农妇第一次代表大会五周年的讲话中深刻地指出,妇女受压抑的根源是因为没有觉悟和愚昧无知。并要求在苏联男女应该共同劳动、共同接受教育。^[7]要把劳动妇女的落后阶层从资产阶级的精神束缚和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8]

毛泽东同志历来反对父权制,认为旧中国妇女之灾难处境较男人尤甚,因为在女人身上的重压,除了君权、神权、族权外,还有令人窒息的夫权。毛泽东指出,妇女解放的关键是婚姻制度的变革。^[9]他还将妇女解放看成是解放全中国的重要内容和条件,1936年6月1日,为《中国妇女》出版而赋诗一首:“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10]

【收稿日期】2009-03-03

【作者简介】何华征,男,1977年生,湖南新化人,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2007级硕士研究生。

可见，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妇女解放乃是人类解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指标，离开妇女解放而空谈人类解放、高歌自由平等是虚伪的，也是不切实际的。这只是资产阶级的一种男性强权，是剥削社会的迷梦。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尼采的很多观念在西方是十分流行的，在当代中国也笼络了不少的信徒，然而，尼采在性别歧视上是臭名昭著的。在当今中西文化相互交融激荡的时代，这种思想一旦和旧中国的封建思想残余相结合，就有生下先天性厌女症病患儿的危险。^[11]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科学指导下，我们才能把妇女解放的成果巩固下来并有所发展；也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武装头脑，我们才能分清“鲜花”和“毒草”，对尼采的两性伦理思想进行无情地批判和坚决地抵制。

二、尼采的两性伦理思想是资产阶级妇女观的典型代表

1. 婚恋观。尼采说，“贪婪和爱情，对于这两个概念，我们感觉有多么不同呀！然而，这可能只是同一个欲望的两种说法罢了。”^[12]那么，爱情又是一种怎样的欲望呢？尼采认为“最明显地表现为对占有的追求。情郎总想绝对占有渴望得到的女人，也企盼对她的灵魂和肉体拥有绝对的权力。”^[13]因此，在尼采看来，爱情的实质不过是一种性爱的贪欲。“灵魂的伟大本身丝毫没有任何浪漫主义的东西”，^[14]如果女人为了某个男人而牺牲自己的荣誉、青春、贞洁，那也并非爱情的真谛。爱情只是一种自私自利的渴求，或者根本就是一种欺骗。于是，被人们认为比生命更宝贵的爱情，在尼采这里，乃是一种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私的欲望。同样，婚姻在尼采的心目中也只不过是一种“肮脏而失礼的行为”；^[15]“市民意义上的婚姻，显然也就是本意高贵的婚姻，它指的根本不是爱情，也不是金钱——爱情不会形成任何制度——：它说的是社会颁发给两个人达到性欲相互满足的那张证书。”^[16]因此，婚姻不过是“卖淫的改良方案”，^[17]换言之，婚姻关系就是一种被合法化的长期的性交关系。仅此而已。美好的爱情和神圣的婚姻已被尼采糟蹋得污秽不堪了。

蔡特金在《列宁印象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性生活上，不仅应该考虑到单纯的生理上的要求，而且也要考虑到文化的特征，看它们究竟是高等的还是低等的。”^[18]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现代的性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性爱，是根本不同的，它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在这方面，妇

女处于同男子平等的地位。彼此相爱是夫妇的义务。^[19]可见，尼采的婚恋观显然是一种低级趣味的纯粹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

2. 工具论。尼采不止一次讲到，男人适合于战争，女子适合于生育。对于女人，仅仅是一个能生育的动物而已。他认为“繁殖是最神圣的事”；^[20]而女人必须在这个神圣的事件中履行好自己的职责，那就是：生育尽量多的适应于战争的战士。“女人身上的一切都是个谜，女人身上的一切只有一个答案，这就是妊娠。”^[21]除了怀孕，其余的一切都是愚蠢的。当然，尼采并不因为这种传宗接代的“伟大事业”而忘了“乐事”和“软榻”。“说到女人，对有点节制的人来说，支配肉体 and 性爱享受被认为是达到足够的、满意的拥有和占有的标志。”^[22]女人对尼采来说，的确是一个泄欲的工具，一个淫乐的工具。这从他对人类高洁之性爱的理解可以看出。他说：“性爱意欲制胜、占有，并且表现为委身于人，说到底，性爱不过是对自己的‘工具’之爱，对自己的‘马儿’之爱罢了——性爱坚信某物是属于自己的，即属于一个有能力使用某物的人。”^[23]因而，对尼采来讲，女人是一个有着“如此”丰富“功能”的物件。尽管她确实是“雅致的东西，过敏的东西，更野性的东西，更奇迹的东西，甜美的东西，灵性十足的东西。但人们必须将其关起来，以免飞走。”^[24]女人存在的价值全在于生育和为着男人的淫乐——这就是尼采的思想，女人在他看来仅仅是生育和淫乐的工具而已。

现代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已婚男子堕落到将狎妓行为当作正当的交际，这是资本主义的弊害。^[25]尼采把女人当工具看待，其本质是反社会、反人类的。共产主义者和所有真正的人道主义者都将对其嗤之以鼻。

3. 心贫说。尼采总喜欢眯着眼睛去看女人，或者根本就对女人不屑一顾（在内心，而不是在肉体上）。在尼采的言论中，女人就是无知和无用的，不论在科学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是如此。他说：“整个艺术和科学的链条，假如其中少了女人，少了女人的事业，真的就缺了个环节吗？……（艺术家）他认为，除非女人善于成为形式（——委身于人，使自身公开化——），否则，便没有任何价值。”^[26]女人在艺术中顶多就是男性意志的表达形式，或者干脆叫作表达工具。女人天生就是心贫之人，尽管她们自身亦时常试图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命运。然而，在尼采看来，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妇人天性浅薄，如浅水上漂游的一层浮沫”，^[27]

不可能在现实社会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女人和缺乏教养的人同音乐有何相干！”^[28]“女人与真理有何相干！”^[29]尼采认为，“如果一个女人有做学问的嗜好，那么通常其在性方面有某些毛病。就是不孕症，也会促成审美的某些阳性化。”^[30]尼采于是说，女人，只要“能够满足男人的愿望，给男人最大的刺激”就够了。^[31]当然，如此无知无用的女人，才正符合尼采对女人彻底占有和奴役的需要。正如人们所知道的：男人如果想要把女人当“物件”一样占有和使用，就必定要对女人进行愚化，使她们成为没有涵养的人，没有灵魂的人。

马克思主义者则不这么认为。恰恰相反，“女工和农妇是我们青年——我们国家的未来——的母亲和教养者。她们能摧残孩子的心灵，也能为我们教养出心理健全、能把我们国家推向前进的青年。因此，对妇女的教育就成为真正战胜资产阶级的头等重要的工作，极其重要的工作。”^[32]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妇女乃是同男子一样具有优秀品性和智慧的人，并非如尼采所言，要靠高贵的名字、漂亮的大腿、娇媚的面容、华丽的服饰而寄生于世，妇女当求自身的人格与尊严。

4. 特质论。尼采对女人特征的描述中，常使用的词语有：贪婪、轻浮、嫉妒、迂阔、软弱、无聊、俗气、浅薄、阴郁、平淡无奇、自欺、渺小阴私、装腔作势、淫荡、虚伪，等等。他从来都未曾把女人当人看。女人的一切特征，一切努力，一切行为，似乎都是卑微的、底下的，有着肮脏的目的和下流的欲念的。他说，“女人，人类之半是软弱的、典型病态的、变幻无常的、朝三暮四的——女人需要强力，以使自己好去攀附。”^[33]“女人是机巧无比的、自觉的伪君子。”^[34]在尼采的心目中，女人是贪欲和愚蠢的化身，除非在勾心斗角的场合下，在爱与情的纠葛中，女人才表现出自己天赋的凶残与狡诈，而“凡是没有爱与恨参与游戏的地方，女人表演的就很平庸。”^[35]但是，人们往往被女人的外表所欺骗，“对这阴险而美丽的‘女人’猫产生同情。”^[36]尼采自以为看透了女人的心思与本质，他告诫男人要当心“女人那正宗的、猛兽般的、狡猾阴险的随机应变，女人手套下面藏着的猛兽般的利爪，自私的天真，不可教性和内在的野性，不可捉摸性，欲望和美德的迂阔和淫荡……”，^[37]因为“女人本质上是不温和的，就像是猫，练就了温和的外表”，^[38]“在仇与爱中，女人比男人更野蛮。”^[39]尼采以为这表面娇滴滴的女人，其实是虚伪而狠毒的。并且，在爱的淫欲下，女人

是不顾廉耻的——“为了表示忠心的奉献，她们就献出贞操和羞耻心，此外就不知其他。”^[40]女人在尼采的思维中，实在是一种可悲的东西。

历史曾告诉我们，在母权制时期，妇女被认为是生产的主人，在人类一切最深刻最强大的解放运动中，都产生了大批的女英雄、女烈士和千百万的劳动妇女。^[41]人类社会的解放运动不能没有妇女的直接参加。尼采不问资产阶级社会中造成部分妇女堕落的根源，而给女性统统扣上低俗的帽子，这正是为其反动的资产阶级男权至上思想作辩护的。

5. 话平等。尼采认为，“在‘男人和女人’这个基本问题上强词夺理，否定这里深不可测的对抗和永恒敌意的紧张状态，也许在这里梦想同等权利，同等教育，同等要求和责任：——这是头脑简单的典型标志。”^[42]面对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尼采十分恐慌。除了苦口婆心地劝“女人要对有关女人的事保持沉默”外，^[43]还在理论上企图论证女性解放的不合时宜。他说，“如果一个女人提及罗兰夫人和斯塔尔夫人，或者乔治·桑，好像以此就能证明什么东西真能提出有利于‘本来的女人’似的，那么在男人中间，前述的人物就是三位可笑的本来女人了——不再是别的！这正是对解放和女性专横自负的最佳的不情愿的反证。”^[44]因而他认为，女人试图追求独立和解放，试图“开导男人去弄清‘本来的女人’，——此事属于欧洲普遍丑化的最拙劣的进步。”^[45]尼采拒绝承认男女双方的平等地位，尽管他也意识到这种言行有点野蛮，甚至犯罪，但他依然义无反顾地“为这种最粗野的理想造空气”。^[46]他觉得，在男女两性的这个基本问题上，有必要发扬东方式的“男尊女卑”的“优良”传统。所以他幼稚地告诫女性，把“女性”和“进步”写在大小的旗帜上，这不是有良好教养的聪明女人干的事情。

然而，共产主义者则是为解放全人类而不断努力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妇女受压迫、受剥削的现象是到了该彻底改变的时候了。列宁在1920年3月4日迎接国际妇女节的讲话中指出，“资本主义连形式上的平等（法律上的平等，饱食者和挨饿者、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平等’）也不能彻底做到。这种不彻底性的最鲜明的表现之一，就是男女间的不平等。完全平等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甚至在最先进、最共和、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也是不曾有过的。”^[47]并且提出，让妇女参加社会劳动，不做“家庭奴隶”，不要永远把自己仅仅限制在做饭和照料小孩的圈子里（这会使得她们愚钝

和受鄙视)。^[48]社会主义要使妇女实现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

6. 女祸论。像东方的封建警言“红颜祸水”一样,尼采的思想中也有一股浓重的“女祸论”的腐臭味。他强调说,“女人会使强者弱化”。^[49]或许这也就是他千方百计要置女人于死地的缘故。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尼采顽固地抵抗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否认男女平等的可能。女人作为应当“关起来”的玩物,类似猫和鸟,因而当然女人要顺从男人的意志。作为具有意志本性的男人,也有义务把女人调教得听话一点。不要对女人有任何的怜爱和同情心,因为“她们的存在就是促使男人时刻把粗暴铭记于心”。^[50]男人不需要对女人讲良心。尼采借助一个老妇人的话说,“你要走向妇人们去么?别忘了你的鞭子!”^[51]这里的虐妇倾向已经相当明显和露骨了。一些学者试图为尼采的这种极端思想平反,然而从上述各个角度的分析,我们已经清楚这一切都只是徒劳。^{[52][53]}

教养、文化、文明、自由这一切冠冕堂皇的字眼,在世界各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国家中,是同极其卑鄙、极其肮脏、极其野蛮的妇女不平等、屈辱和虐待妇女的事实结合在一起的。打倒那些大谈人人都能享受自由平等的骗子,因为他们现在还在压迫女性。^[54]尼采对女性的歧视之所以要拿出来继续批判,是因为人类解放事业任务尚未完全胜利,阻碍依然巨大。现实生活中,深受尼采思想流毒影响的人依然存在。家庭暴力、虐待妇女、男女分配不公、市场经济下机会不均等,这一系列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在世界各地零星分布,如果不防微杜渐,就有泛滥成灾的危险。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

义者来说,是永远不会离开具体的人而空谈人类解放的。

【参考文献】

- [1] 罗国杰. 伦理学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9. 281.
- [2][3][4][5][6][7][8][32][41][47][48][54]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第2版) [M].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0. 2, 11, 214, 253, 255, 330, 348, 331, 325 ~ 327, 303, 304, 301.
- [9] 英·菲利普·肖特. 毛泽东传 [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252.
- [10] 胡国强. 毛泽东诗词疏证(修订版) [M].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393.
- [11] 肖巍. 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27 ~ 37.
- [12][13][40][50] 德·尼采. 快乐的知识(黄明嘉译)(第2版)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15, 15, 49, 50.
- [14][15][16][17][23][26][28][33][34][46][49] 德·尼采. 权力意志(张念东、凌素心译) [M]. 海口: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6. 173, 156, 405, 356, 93, 189, 359, 272, 397, 153, 272.
- [18][19][25] 咏毅, 晓华. 世界名家情爱论 [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8. 11, 4, 51.
- [20][21] 德·桑德福斯. 尼采与希特勒(周新建、黄敬甫译)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301, 148.
- [22][24][29][30][35][36][37][38][39][42][43][44][45] 德·尼采. 超善恶——未来哲学序曲(张念东、凌素心译)(第2版)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99, 150, 148, 80, 75, 153, 153, 78, 79, 151, 148, 148, 147.
- [27][51] 德·尼采. 查拉斯图如是说(楚图南译) [M]. 海口: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6. 79, 79.
- [31] 林郁. 尼采的智慧 [M].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2. 39.
- [52] 李琳. 重谈女性在尼采心目中的形象 [J].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07, (2): 79 ~ 81.
- [53] 白新欢. 尼采哲学的“女人”意象及其意义 [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 25(6): 27 ~ 32.

From the Marxist Concept of Women to Look at Nietzsche's View of Gender Ethics

He Huazheng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222)

Abstract: Marxist concept of women is the nature of gender relations and moral connotations of science revealed. Using this concept of women to look at Nietzsche's remarks on women, we found that Nietzsche's ideas of gender ethics and essence is the decadent bourgeois male supremacists. However, criticism of this idea, it will help us to establish the correct concept of women as well as to promote the cause of the liberation of humanity.

Key words: Marxism, Nietzsche, concept of women, gender ethics

[责任编辑: 刘芳]